劉氏鴻書

第七十五卷

宮室部

儒

釋

道

民居

雜制

卷七十五目錄

劉氏鴻書卷七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宮室部

帝規　宮　室　臺　機橋　北坂　宮市

玉堂　殿　門　國學

世紀曰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帝王紀

齊宣王為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荊王釋宣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荊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敢問荊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成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

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址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址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址材木

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 經濟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爲發一說蛟龍捧轝而機不發 史記

秦始皇置離宮延曼三百里各宮皆有鍾鼓帷幔美人於其中而不移有經年不識天子者此離宮之始也漢武帝於盩厔縣爲離宮中有五柞樹因名五柞宮亦由秦始焉 原始祕書

秦始皇起雲明臺窮天下之珍木搜四方之巧工有二人騰虚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拾遺記

秦始皇滅六國寫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自雍門以東至涇渭交處殿屋複道周閣相屬然各自為區雖一甍一甍之造亦如其式各書國號不相雷同皆布其所得諸侯美人居之如在其國鍾鼓帷幔不移而具至於出狩豐貀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皂旒之制罕車之飾寫九王之庭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參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秦史

秦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閒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爲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工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百家雲陽皆復不事

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
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
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
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
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
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旁三百
里内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克之各按署不移
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
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
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

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 嬴秦傳

漢靈帝昏弱太甚不親朝政作列肆於後宮使宮女刑人販賣諸物更相盜竊鬬爭帝與后妃以爲嬉笑帝着商人服從之宴飲謂之宮市齊東昏侯唐中宗皆爲之是爲國妖 原始秘書

唐太宗將幸九成宮姚思廉諫勿行上曰朕有氣疾暑輒煩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馬周上疏曰太上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凊之禮

竊所未安今行討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反期以解衆惑唐紀

玉堂東承旨閣子窗格上有火然太宗常夜幸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筆談

貞觀初脩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張玄素上書極諫曰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陛下今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深願陛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玄素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

初平東都太上皇勅高門大殿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須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天下稱為至德今若不遵舊制即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取舍頓異何以昭示百姓光敷四海太宗曰善魏徵嘆曰張公論事遂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唐世說新語

蘇世長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耶何雕麗若此帝曰卿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云煬帝耶對曰臣但見璚宮瑤臺非受命聖人所為帝益重之 唐書

唐玄宗起凉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召對暑毒方

盛上在凉殿坐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衿知節至賜坐石塌陰溜沉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氷成山簾水飛洒坐内含氷復賜氷屑麻飲陳體生寒栗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遺洩狼籍逾日復召諭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巳方萬乗也 盧陵官下記

宋嘉祐中將脩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令興工勿忌 宋史

南雍國學址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塲也多積屍毎遇陰濕行人爲鬼眩有至死者因創雞鳴寺設醮

以度而不能止馬后言於太祖曰妾聞邪不勝正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即日遷大成木主於此鬼遂不復爲祟因建國子監焉既成氣象弘大下令敢有婦人女子入門者斬趾欲絶陰類耳馬后聞其壯麗欲往觀之上不可遂於雞鳴山東麓緣崖開道俾后自上望之今石磴猶存立灋甚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　明輿雜記

三舍類　儒臺 祠 廟　釋寺 方丈　道觀

儒

陝西秦州有畫卦臺伏羲畫八卦於此雪後猶見卦痕

廣輿記

雅州治東孔明南征日夢周公助以陰兵因獨立廟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觀謂左右曰孔明雖忠于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頹敗者拆去之止留宇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彬遥視之有親題字碑記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更新祠宇爲文祭之而去 蜀古蹟記

釋

僧寺之多南朝四百八十 唐詩 北魏一萬三千 通鑑

西域國有維摩詰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名

方丈室事物紀原

文皇初渡江檣折前一神廟有竿其神玄帝也文皇欣然命取用之遂濟竊念成功後當建一塔寺以展報誠一日江中見水湧出一寶塔上悚然起前念既即位會天禧寺浮圖災有司入奏勅兵馬督人巡衛勿救火寺既燼命取其灰投之江即其地鼎建大剎立塔十三重賜名報恩寺明泳化編

道

周穆王尚神仙召尹軌杜冲居終南山尹真人草樓之

所因號樓觀蓋道觀之初也黃帝内傳西王母授帝白玉元始真容置於高觀之上時人謂之道觀名觀之義疑取諸此隋煬帝改爲玄壇後復曰觀 續事始

民居 宅 堂

馬周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興自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他日别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 漢書

王濬字士治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晉書

長安待賢坊隋北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有鬼恠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即居之夜見人衣冠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居厠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因詰殺傷人所由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殺也及掘得骸骨因爲改葬後又來謝曰君當爲將我必助君後萬歲爲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已戰必大捷 兩京記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嘗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從而居焉泓師曰

異乎哉姦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于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異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爲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而製既毀其簷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罷而不能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至此果十九年耳 宣室志

五代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楩楠建宅甚弘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戸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宅泣 葆光錄

韓持國許昌私第凉臺深七丈盛夏猶謂不可居因問

常翁士郊居凉平常曰野人無脩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揺則從東西揺則從西耳語未竟韓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凉矣 避暑錄

雜制 亭 碑 橋 坊 館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根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語林

庾信至北惟愛温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 南史

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砍殺

之因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臣是以不平珠船

蔡京撰姦黨碑詔州縣立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彼工知世間有司馬相公如此紹興初有肯令毀公隧碑孫舍人君孚云方毀折之際大風走石羣吏不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殰於碑下兩工愚智千里也宋史

趙州石橋爲魯班手造極爲堅固意謂今古無第二橋

矣有張神乘驢過橋動欲傾魯班在下以兩手托定而堅如初至今橋上有張神乘驢痕橋下有魯班兩手托迹夷堅志續

泉州萬安橋未建每歲颶風大作水怪爲祟被溺死者無筭宋大中間一日渡至中流風作舟將覆忽聞空中有聲云蔡學士在宜急拯之已而風浪息止有一婦之女乃蔡姓也婦娠已數月矣乃感衆人之言即禱曰吾若生子官至學士必造輿梁以免病涉之苦後子即忠定公襄以狀元及第出守泉州追憶前盟促創建此橋者至於再三公違命踰年夫人復督責不已忽命寫文

一道中報海神隷畏溺死無一肯從命者有一隷出應
願之既至即就酒肆痛飲飲畢酣睡海厓潮至有死而
已睡半日而醒醒後退潮則文書已易封矣乃返而呈
於公公閱之内止書一醋字翰墨如新舉郡莫之識也
公轉展思忽悟曰醋字以酉配昔神其令我廿一日酉
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舍沙泥壅積者丈餘潮之不至
者聯八日遂創建此橋又時有讖云若要此橋成如是
狀元生則公之默承天祐感通神明者盖有自也名山記
弘治中太倉州毛弼年百歲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爲建
人瑞狀元坊○福建林知府春澤百歲時有司爲盖百

歲坊子侍郎應亮年七十三孫學憲如楚乞歸侍又四
年而春澤始卒
國初不禁官妓唯挾唱飲宿者有律耳即京師聚寶門
外建樓其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
柳翠凡六其時法憲雖嚴諸司每朝退相飲於妓樓羣
婢歌侑久之浸淫放恣解帶盤礴喧啾竟日樓空懸繫
牙牌纍纍相比日昃歸署半已露醉廢務多矣永樂後
都御史顧公佐奏革之

天下四書院應天府民曹誠即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
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眞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

院○南唐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李道爲洞主掌其教授太平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開寶中潭守朱洞首於嶽麓創書院以待學者詔賜書院名○唐元和間衡州人李寬於石鼓創書院（事文類聚）

國初賜勑額號天下四書院而鉛山鵞湖書院居其一焉書院爲宋二陸及朱晦翁呂東萊四公講學之所在宋奉勑所建者至我　明淪落正德年李夢陽督學江西始重建於鵞湖山下後復廢壞萬曆間南昌太史劉曰寧過鉛山重建一祠於鵞湖山下然卑隘不稱四先

生春秋血食皆取辦於民間民甚苦之邑太僕卿費菉

年垂没之日命男元祿捐新宅一所爲鵞湖書院捐租

二百石爲四先生蒸嘗之費并作諸生講課之資

劉氏鴻書卷之七十五終

第七十六卷

飲食部

總論

茶

酒

酒品　濯足　虎酒
禍泉　醉宜　桑落酒
魯酒　紅友　斷飲
川飲　酒禁　二色酒
美人行酒　斬美人　如淮如澠
送醪　千日酒　麯蘖事
玉浮粱　酒兵　釀酒
酒星　酒仙　百悔經
潤筆　灌死　酒吏

粥　飯　羹

防風粥　飯不等　戞羹

龍羹

餅

湯餅　惜福　市餅

紅綾餅　鬻餅

鯖　鱠

五侯鯖　鱠化　銷魚精

醢　虀　鹽　齋供

詼進醢　虀汁　鹽產

設齋

糖蜜

蔗汁 鼠糞 鸞蜂

卷七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七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飲食部

飲食總

岐伯曰五味入胃各歸一所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本草綱目

天厭鴈地厭狗水厭烏魚鴈有夫婦之倫狗有扈主之義烏魚有君臣忠敬之心皆不忍食之孫眞人歌

賈誼雜說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民食穀藝文類聚曰神農氏時民始食穀加於燒石之上而食周書曰黃帝

始蒸穀爲飯亨穀爲粥也五穀書

晉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砥礪刀利猶干將肉斷而髮不絶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肉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爐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乃召其黨詰之果然誅陰燒髮者韓非子

列士傳云孟嘗君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齊乞食人馮煖經冬無袴面有饑色願得上厨

符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味何若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有人殺

雞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嘗鵞炙知白
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厘之差 裴景仁秦書
張司空齊賢罷相知安陸賓客會厨吏寄置一金漆大
桶廳側窺公所飲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漲溢桶外公
一食肥豬肉輒十餘斤風藥黑神丸常人服不過彈許
公常以五兩爲大劑夾以胡餅頓食之趙丞相雄上殿
奏事上從容問曰聞卿善于啖欲作小點心相請何如
趙起謝遂命內侍捧史忠惠所進玉海容三升者賜之
凡七賜皆釂繼以金柈捧籠炊百枚食其半上曰卿可
盡之遂食之盡上爲之一笑後南帥日欲求其偶而不

得有以兵馬監押薦者召對飲各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趙已醉飽摩腹而其人尚醒因更進酒十許將别其人腹間忽砉然有聲盖恒時束革帶限之漲而斷也張趙二公微時斵跐事極相類宋史

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匹者纔得一武弁猶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曾棨請往三人默飲終日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棨爽然復命上笑曰無論文學此酒量豈不當作大明狀元耶錫以内醞甚厚後病卒且氣絶呼酒至醉題曰宫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簀盖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堯山堂紀

陳祭酒敬宗持巳方嚴師舉振肅飲量甚洪而未嘗失色于人豐城侯李公貞降居留都禮公甚恭公過豐城豐城夫人即公主也聞公量欲覵之命豐城留款内治饌甚豐而廣為延坐崇堂從廡幽軒曲舘以達于内凡經行處輒陳席駐飲逮夜觴酧巳無筭而公亦醉始入正席公主坐屏後潛窺之且命家妓奏樂公目不廷覵猶恐失儀默屈指甲掌中以持儆梧行輒罄殆不可勝乃散翼日醒起覵之掌血凝矣 孫樹泉談

茶

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下雨前火前謂寒食

雨前謂穀雨前 學林新編

宣城縣有丫山山方屏橫鋪茗芽裝面其東爲朝日所燭號曰陽坡其茶最勝太守嘗薦於京洛士人題曰丫山陽坡橫紋茶龍安有騎火茶最上言不在火前不在火後作也淸明改火故曰火 彙苑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茗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酪不中與茗爲奴王勰戲問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好邾莒小國明日爲君設邾莒之餐亦有酪奴因呼茗爲酪

奴伽藍記

陸羽茶經云茶上者生爛石中者生礫壤下者生黃土萬花谷

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吃不得也微覺兩腋習習輕風生盧集

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兒爲居宅中先有古塚每日搏茗輒先以著墳上二子患之曰古墓何知徒以勞意欲掘除之母苦禁乃止夜夢一人自說沒來三百餘年謬

蒙惠澤賢子恒欲見毁相賴保護雖潛壞與朽骨敢忘翳桑之報明日晨興於外屋得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皆新提還告其兒並有慚色自是設饌愈謹異苑

宣城何子華邀客酒半出嘉陽嚴峻畫鴻漸像子華因言前世惑駿逸者爲馬癖泥貫索者爲錢癖躭子息者爲譽兒癖躭褒貶者爲左傳癖若此客者溺於茗事將何以名其癖楊粹仲曰茶至珍蓋未離乎草也草中之甘無出其上者宜追目鴻漸爲甘草癖夷門廣牘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有別

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杯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關永叔直出道逕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過庭錄

明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饋金銀首飾承篋以將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亟擊柝請公入以語公公迺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篋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

謝尊意巳授之令持歸名賢錄

酒

許氏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之善惡也一說酒字篆文象酒在卣中之狀飲膳標題云酒之清者曰釀濁者曰盎厚曰醇薄曰醨重釀曰酎一宿曰醴美曰醑未榨曰醅紅曰醍綠曰醽白曰醝本草綱目

遠客到以酒勞之謂之洗塵亦云濯足馬周取酒濯足義取此也[illegible]

虎以犬為酒雞以蜈蚣為酒鳩以桑椹為酒貓以薄荷為酒蛇以茱萸為酒謂食之即醉也清異錄

置之瓶中酒也酌於杯注於腸善惡喜怒岐矣禍福得失岐矣儻夫性昏志亂膽脹身狂平日不敢爲者爲之言騰烟焰事墮穽機是豈聖人賢人乎一言蔽之曰禍泉而已夷門廣牘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盂加旌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攻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皇甫嵩傳

桑落酒相傳是九月九日作水麴米皆以三十爲準熟

于桑落之辰故名桑落不知西羗有桑落河出馬乳酒羗人兼葡萄壓之晉宣帝時嘗來獻九日賜百官飲之則此桑落乃地名非時也庾信乞酒詩有蒲城桑落酒又似出蒲州 談輅

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一日與趙俱獻酒於楚王王主酒吏以魯薄酒易趙厚酒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 淮南子

常州宜興縣黄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黄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谿

紫綬誠不如黃幘青裝朱轂繡鞍誠不如苾蒭藤杖醇醪豢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 翰林玉露

邴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 漢書

漢鄭弘爲靈文鄉嗇夫行官涼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釀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飲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爲沈釀川明旦乃分首而去 類林

曹操欲制酒禁孔融與操書云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榼無以堪上聖樊噲解戹鴻門非鐘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主非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於楚酒何負於政哉

魏志

西門季玄造二色酒白酒中有墨花斟於器中花亦不散其中有肝石故也崔道旋以金銀銅錢來酤曰以我

三様錢買君二色酒欲辭得乎 常新錄

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嘗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輙殺之酒至導敦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 晉書 又石崇宴客亦命黃門三斬美人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與此同

晉侯與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左傳

陶侃家貧有友人過侃侃無以致款其隣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侃曰貧不能備醴餌鄰人寄于墻頭送以濁醪隻雞遂成終日之歡 晋史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姓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曰聞此語不免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盃可眠千日石別似有作色至家醉死家不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語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闋矣希驚

曰酒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汝作何物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 搜神記

鴻臚孔羣好飲酒王導云卿常飲酒不見酒家覆瓶布乎久則糜爛羣曰公不見糟肉乎乃更堪久羣嘗與親舊書云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麯蘖事 王氏彙苑

舊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有人得吳婢使釀酒因促其功答曰尚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至

則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盖此耳 清異錄

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 南史

魏賈琳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别水常令乘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絕

衛元規酒後迕丁僕射以詩謝曰自茲囚酒星于天獄焚醉日于秦坑 摭言

石曼卿磊落奇才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豪義士與曼卿爲酒友聞京師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

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以為異人稍獻餚菓益厚好酒奉之甚敬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歸田錄

閩士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慚悔乃集書籍中凡飲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絕飲至於終身 清異錄

王岐公在翰苑值中秋夕帝于宮中召至賜酒對御榻坐語曰天下無事與醉聲色何如與學士對飲令宮嬪進酒命各以巾帶索詩巳令脫金珠雀簪簪其幞頭曰

須與潤筆宴畢醉起謝令扶掖不得拜撤金蓮燭送歸院明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說略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求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鶴林玉露

宋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郎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朝野遺記

粥飯羹

金鑾密記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粥一甌食之口香七日　王肩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嘗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之孟嘗君客無所擇各皆善遇人自以爲孟嘗君親也　史記

漢高祖微時嘗與客過其丘嫂食客益羹嫂厭叔佯爲羹盡戛其釜高祖怨其嫂及爲帝封其子爲戛羹侯或問帝帝曰其母不長者　獨異志

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宮中帝命烹之賜羣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文曰味兼龍羹 述異記

餅

唐明皇王后恩寵日衰不自安一日訴曰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臂換一斗麪爲生日湯餅耶上戚然憫之 王眉

肅宗爲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既割余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唐語林

賀知章嘗謁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大珠遺之老人得珠即令易餅以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口不敢言老叟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原化記

唐御食紅綾餅餤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孫等二十八人燕於曲江勅大官賜餅餤止二十八枚而已延孫後入蜀頗爲蜀人所易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餤來西陽雜俎載人衣冠家有蕭家餛飩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饆饠又有胡突鱠麞皮索餅之類號爲名食唐紀

刑部侍郎劉伯芻常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

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聲而當壚興甚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之欣然持鏹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無歌聲及呼至謂曰汝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賓客佳話

鯖膾

漢五侯不相能賓客不相往來婁護豐辯傳會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珍味 西京雜記

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作膾縠薄絲縷輕可吹起

操刀響捉若同節奏因會客衒技先起魚架之忽暴風雨雷震聲鱠悉化爲蝴蝶飛去南驚懼遂折刀乃不復作鱠 隋唐佳話

句容縣佐史能啖鱠至數十斤恒食不飽縣令聞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盡因覺氣悶久之吐出一物狀如麻鞋底縣令命洗出安鱠所鱠即成水累問醫人術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揚州賣之冀有識者誡之但有買者須高舉其價看至幾錢其至揚州四五日有胡求買初起一千累增其價至三百貫文胡輒還之初無酬酢人謂胡曰是句容縣令家物君必買之當相隨去

胡因隨至句容縣令問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銷魚之精亦能銷人腹中塊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繩繫之置病所其塊即銷我本國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賞之千金君若見賣當獲大利令竟賣半與之廣異記

醯　虀　鹽　齋供

任廸簡李景略表佐其軍嘗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醯景略用法甚嚴廸簡不忍其死飲醯爲釂徐以他詞請易之歸嘔血不以聞軍中悅其長者白孔六帖

宋蘇易簡爲學士太宗問物品何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只知虀汁爲美臣嘗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半

夜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盂虀連咀數莖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胎殆恐不及欲作冰壺先生傳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宋書

鹽之所產不同有刮于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凮其水而成者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于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謂之形鹽祭祀則共苦鹽取其成于自然與玄酒明水不異也賓客則共形鹽取其如虎之形示服猛也然皆益以散鹽者取其治洽四海能致遠物以奉先祖懷諸侯也王及后世子膳羞皆共飴鹽者取其味之甘甜可食也周禮

何仙姑增城人生而頂有六毫所居地產雲母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能逆知人禍福唐景隆中仙去宋類苑云潭州夏鈞過永州問何曰世多言呂先生今何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到潭州日取寺中齋曆視之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　東軒筆錄

糖蜜

閩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　老學庵記

吳孫亮方食生梅使黃門以銀盌并蓋就中藏吏取蜜

黄門先恨藏吏以鼠屎投蜜中啓言不謹亮令破鼠屎屎中乾亮笑曰若先在蜜中當中外俱濕黄門伏罪吳錄

貞元八年吳明國貢鸞蜂蜜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色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閒大者占地一二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悞螫人則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卽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玉椀表裏徹如碧瑠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杜陽編

劉氏鴻書卷七十六終

第七十七卷

衣帛部

卷七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七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衣帛部

服制

魯哀公問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也不知儒服 家語

田贊楚人嘗衣儒衣而見王王曰先生衣何惡也贊曰有甚于此者夫衣無惡于甲冬則寒夏則熱王好衣人以甲臣竊不取意者爲其義耶甲兵折人首刳人腹墮

人城郭繫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爲其貴耶苟慮害人人必害之苟慮危人人必危之王無以應姓譜

何敬容爲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常膠靑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爲之焦梁書

冠巾

漢侍中冠武弁大冠曰惠文金璫附蟬爲文貂尾以爲飾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右貂金取堅剛百煉不耗蟬取居高食潔貂取內勁悍而外溫潤職林

江淹年十三孤貧嘗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養母母曰此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耶可留待得侍中着之後果拜侍中齊書

周盤龍義輿人仕齊累功封純陽侯建元初魏攻壽春以盤龍假節助垣崇祖拒敵大破之又與魏軍戰盤龍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大敗魏軍後遷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着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北齊書

頭巾古所未有漢王莽頭禿始施巾或以皂羅裹髮因有此製與今式不同自後宋製漸繁始有圓象天方象

地者 諸事音攷

帽 網巾

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帽破入市買之羣嫗悅之爭遺新帽 晉書

今太監帆樣蓋因高麗王冠制爲之嘗聞內侍謂國初時高麗未服高廟遣一細作矙其王之冠制遂命諸內侍皆冠之因高麗使來指諸內侍而謂之曰汝王冠與朕內臣同此曹日供使令於朕而汝王乃欲崛強不服朕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 傳信錄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下

結綱巾問之道士曰用裹頭上則萬髮皆齊太祖去明日有旨召道士至命爲道官仍命其取綱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令遂爲定制自元以來無之國朝典故

帶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唐史

唐裴度拜彰義節度使討淮蔡及行賜以通天犀御帶受之度臨薨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謹却封進聞者嘆其臨終廉節凛然因話錄

宋王文正公旦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旦弟因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弟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丕名石也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于賜帶名臣遺事

宋玉東家女因玉見棄誓不他適膏沐不施恒以帛帶交結胸前後操織作以自給後人效之富家至以珠玉寶花飾錦繡流蘇帶束之以增妖冶下帷短牖

袞　錦　葛　半臂　裙

古制衣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

龍取其變化也華蟲雉取其文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相背取其辨也六者繡之于裳 說苑

天孫機上絢光華十様新奇世共誇步障簇成龍滾浪廻文織出鳳穿花紅迷煬帝帆邊日絳奪滕王閣外霞安得佳人唱金縷纏頭醉舞柳腰斜 顏服膺

吳越春秋越王自吳還國知吳王好服令國中男女入山採葛作黃絲之布以獻吳王乃增越王之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採葛婦人傷越王苦心乃作歌曰

甞膽不苦味若飴令我采葛以作絺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吳王悅兮忘罪辜 山堂肆考

陶士行貧時冬日母子甞着敝葛及士行貴母恒於公服袖口内縫一片曰汝當作佳官盡心恤民勿忘着葛衫時也 奚囊橘柚

鄭愚尚書廣州人敭歷清顯然性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鄭授廣南節制路由渚宮鉉以常禮待之鄭爲進士時未甞以文章及魏公門至是乃贄所業魏公覽之深加嘆賞曰眞銷得半臂也 北夢瑣言

唐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爲一色旁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 五行志

鞋

鞋古作鞵即屨也古者以草爲屨以帛爲履周人以麻爲鞋劉熙釋名云鞋者解也縮其上易舒解也履者禮也飾足爲禮也靸者襲也屨頭深襲覆足也皮底曰屝屝者皮也木底曰舃乾腊不畏濕也 全雅

佛法初入中國學佛者皆袒肩跣足苦行自脩因僧馮懷義得辛武氏恥其跣足始置鞋起於唐 原始秘書

屣襪屐

後漢王粲有異才聞望人多敬之蔡邕與之爲友一日粲來訪邕邕慌忙倒屣迎之入戶粲笑曰屣倒矣邕曰見客才高子愚惟知致禮不知屣矣○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紛然聞粲及門竟不知其屣之顚倒 後漢書

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繫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文王曰吾聞仁君所與處弗盡其役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

張釋之爲廷尉有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居廷中公卿

盡會王生顧釋之曰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生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
故使結襪欲以重之諸生聞皆賢王生而重廷尉焉本傳
巴卭人家橘園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二老
叟皆相對象戲一叟曰君輸我瀛州玉九斛龍縞襪八
緉後自於青城草堂還我爾幽怪錄
玄宗至馬嵬驛令力士縊貴妃於佛堂梨樹之前馬嵬
媪得襪一隻過客求而翫之百錢一觀獲錢無數國史補
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襪取而懷之後玄宗夢感詢
力士曰妃子遺一襪汝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銘有

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細細圓圓地下得瓊鉤窄窄弓弓手中弄新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時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 玄宗遺錄

白樂天以玄綾為質以素綃作雲朶染以四選香振履如雲霧樂天示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昇矣摭人直說

劉氏鴻書卷七十七終